

NOV 2 1933

新 壘

半 月

第
一
卷
第
六
期

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出版

第一卷第六期

內 容

- | | |
|-----------|---------|
| 第三種人的悲哀 | 杜 洛 |
| 寄 | 定 國 |
| 人生道上 | 一 翼 |
| 軍法官 | 夢 白 |
| 七天 | 白 木 |
| 彌爾頓的失樂園 | 笑 鶯 |
| 性史式的林庚白新詩 | 徐更生 |
| 灰黯 | 白 萍 |
| 文藝風流案之內幕 | 麥浪青 |
| 夢裏的白薔薇 | 白 鴻 |
| 轉變與時髦 | 周歲君 |
| 獄中來鴻 | 丁毅夫——定國 |
| 編後的話 | 編 者 |

「第三種人」的悲哀 杜洛

——小評蘇汶的文藝理論——

蘇汶，一向是沒有文藝理論的，有之，自文藝自由論辯始。在文藝自由論辯中，蘇君以「第三種人」的姿態屹然出現，與左翼理論家鏖戰一場，其目的為爭取文藝創作的自由。

對於蘇君這種中流砥柱，獨挽狂瀾的勇氣，我們是很佩服的。

可是，等到我們細細地檢閱了蘇君的理论以後，却發見他有了許多缺點，那就是「矛盾」和「不澈底」，幾乎令人懷疑蘇君的勇氣，是白費的。

怎麼說蘇君的理论是矛盾的呢？

蘇君一方面否認了無產階級文學，一方面又承認「武器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學）是重要的。他舉出兩大理由，說：（一）中國社會的現階段，還沒有發生無產階級文學的可能；（二）中國現在的作家們都是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他們雖然能夠以無產階級的理解去理解人生，而不能以無產階級的感覺去感受人生，而文學則是感覺的東西，——照他這兩點理由看起來，所謂無產階級文學也者，已經被根本否定，而沒有存在的可能了；但他同時却說，也承認無產階級文學是武器的，是重要的，但他個人自己不能擔任這個重要的任務，而願擔任些次要的工作。蘇君一口說無產階級文學「不可能」，一口又說無產階級文學是「重要」，不可能的文學也被認為重要，則天下不知有多少更「重要」的文學，雖然牠是「不可能」，無怪乎有許多人還迷醉於耶穌的天國，釋迦牟尼的極樂國，柏拉圖的理想國等等，閉起眼睛，不

理現實，而大喊其「重要」的「價值」了。這是蘇君理論的矛盾。

怎麼說蘇君的理论是不澈底的呢？

蘇君理論的矛盾，既如上面所述；如果蘇君不打起那面爭取文藝創作自由的大旗，那倒也罷了；但他打起了這面大旗，而步伐仍徘徊於僅僅是懷疑黨派文學的歧途中，既不敢反對，也不敢承認，而僅僅是懷疑。文藝創作自由的爭取，是要根本摧毀了干涉文學創作自由的文學黨派性以後，纔能成功的。然而蘇君僅僅是懷疑，懷疑，第三個懷疑！以一個還抱着「懷疑」態度的人、來「爭取」文藝「自由」，其不澈底是必然的事。

蘇君以這個矛盾和不澈底的理論去和左翼理論家論辯了一回，結果，左翼理論家對蘇君頒佈了「各個作家有極端充分的創作自由」的未經頒定的憲法條文以後，蘇君便「抓住了這句話」，欣欣然以已經爭得創作自由而收場。然而，蘇君所爭得的自由在那裏呢？是什麼限度呢？我們至今還莫明其妙。

真正自由的爭得，是要從澈底革命而來的，不是由君主立憲所產生的，然而「第三種人」的蘇君，一方面即感到左翼理論的高壓和不行，一方面又不敢根本推翻左翼理論，於此，便演了一齣文藝上的「康梁戊戌變法」的喜劇，以君主立憲為爭得自由的滿足，於此，便「抓住了一句話」而論辯收場，仍舊過其半黨派「文藝奴隸」的生活。

這真是第三種人的悲哀啊！

（十月十六日）

朋友：

那飄渺的命運誰能把握得住呢？而且，不幸的敗絮又都是緊緊的一步不放的跟隨着我們——當我流浪他鄉，窮無所歸之際又得到你下獄的消息；朋友：不是我太懦弱，實在，我為你，以及我們這一羣流浪的朋友悲痛！其實，這樣的一個垃圾的社會，又何異於黑暗的牢獄？！悽慘血噬的牢獄？！不過，在鐵窗外面的我們，較之是得以自由些，而且可以開口便罵，跋足即走，乃至舉手就打；可在牢獄深層之下的你呵！日來該如何惆悵？！

我不善於安慰人，更不善於安慰一個獄中鎖頸的友人；——終日悽傷，深宵啼泣……這些，豈是不會說？不會寫？不過，朋友：我總覺得，當我未與你同時受着辱罵，威脅，以及慘酷的刑罰傢伙之時，又那能真正的體會到你現時的痛苦？！如果流了淚，那未免太虛偽了。……

記得你第一次下獄時，也是莫明其妙的頸項給魔鬼套上嚴重的鐵枷，又從×埠移到×縣，除去那沿途監犯所賜予你的辱罵之外，到了下獄之後，也不知還有那許多無名的毒箭向你鑽咬。是的，窮人是無往而不受罪，貧困的獄犯更成了獄卒的虐待之目標。當×哥寫信通知我時，我確實的深切感覺到你所受的傷痕；然而，窮困流浪的我們的一羣，我既不是例外，除去憤恨與悲嘆外，又有什麼幸運的可送給你？！不久，你移到分監，遇到那比較了解而同情的獄卒，你是非特減去了慣常囚犯所遇得的苦痛，而且還得了一些照應；這能不說是意外的事嗎？在牛神蛇鬼的所謂現在法院中，誰不顧門庭若市？！法官們多加幾個莫須有的罪名，好去拿大洋保贖

書記官希望多加幾句嚴重的語辭，好去拿大洋修飾；獄卒們則希望手中皮鞭多揮幾下，使犯者好拿大洋去抵擋；可是呵！朋友：你是窮得連屋子都沒得住的，被推進這黑暗的深阱，而竟未受到過大的危難，總算是厄運中之幸運朋友：知道？和你一道走進的，有幾個腦袋還連着頸頸？！

固然，牢獄是革命戰士的宿店，然而，我總不希望你盡蹲在這個宿店裏，希望你早日的離開這宿店而重跨上革命的大道；而且，更希望你將你那個老友，不，我們的朋友，一道兒出來，一道兒向前邁步！

朋友：總之你是受苦了！我在獄外，自然比你自由些，請不要掛念我，我要爲你希望於我的努力，邁步向前；同時，我更希望你不要沾染那懦弱的悲感，朋友，你是從未有過的！

流浪的朋友在期待着你呢！祝你早日的重跨上征途！

人生道上 翼

是東方剛剛發白的時候，猛烈而刺人的冷風，一陣陣地在原野掃射，接着傾盆的大雨，又嘩嘩的向大地直潑，村莊的四圍，沒有鳥的叫噪，沒有人的喧囂，靜寂寂的祇聽見田溝裏嘩嘩的流水，和着狂風暴雨的怒吼！那些村民們，似乎是懼那四圍狂暴的襲擊，而都躲在屋裏不敢出來；不然，平時當一綫光明照射來大地的時候，他們那精神而健壯的輪廓就會出現的。

爲了鄉村的黑暗，土劣的橫暴，在飄和微祕回鄉後的幾天中，竟又給土劣仰坤的牙爪們探悉而在縣裏誣告他倆是過激的青年。因爲有了又黨的嫌疑，於是他倆抱着熱烈的願望改造鄉村的計劃，都整個的受了打擊，而且在這個時期

他們雖是悲憤的隱居起來，但他們的生命，是無時不在死神的掌握裏，但，他們却不願去辯白，因為他知道，在這土劣勾結縣長的勢力壓迫下，是不容許他們有所辯白的，所以他倆得着了這個消息，稍稍的隱形幾天後，仍然重跨上他們流浪的徑途。不管狂風暴雨的襲擊，又踏上了荊棘之道。

飄和微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修長的身影，黧黑的面孔，顯然的他倆都曾飽嘗過人間的辛味，經歷過風霜的推磨；他們曾在資本家的猙獰面孔下，受着非人類底生活，爲了窮，爲了肚，忍痛的受盡生活的鞭打，受盡人間不幸的譏諷熱嘲，這些，他也曾在黑夜裏枕邊流了不少的憤淚，悲慘的夢裏也曾引起了無限的以往創痕。於是在極端的壓迫下，他們倆仍舊抱着勇敢的精神，堅決的毅力，一個另一個地方的流浪；在飄泊的生活中，致力於他們的偉大事業——鄉村教育——剷除鄉村黑暗，揭破土豪劣紳的假面具，和那剝削手段；企喚醒一般在昏朦中的人們，授予他們以新的智識，新的精神；但這樣的事業，正是在慢慢的刀斷那一般權勢土劣的生命線呵！因此，他們終於是到處受着黑暗的侵噬而到處流亡！

「飄，我們不必灰心，我們要努力前途爲大眾的幸福，是應該吃苦，應該犧牲的。在人生道途上我們還要奮鬥的！」在泥濘的土路上，微一手挾着衣包，一手持着雨傘，和飄拖着猛急的脚步走着。天還是陰沉沉地，一串黑雲在天空升飄，風拂在臉上有些刺痛的，田野間仍是靜悄悄的死寂。

6 「是的，我們要努力，剷除黑暗，創造光明，失敗不爲恥，因為我們還有生命，還有熱血，總有一個時候，敵人——社會的蝨賊，會給我們剷除的。」他倆又在迷濛狂暴雨中向另一處流亡，向另一處努力事業。

他們精神的在狂風暴雨裏前進，前進！然而，在前途：

又有個吞噬的虎口在張着

「飄！鎮靜點！」

微用傘柄捶了捶飄的手臂，用眼角示以他前面排列着的黑暗的爪牙——警察。

「怕什麼？在前途，前後，左右，儘多着呢！但，我們有的是偉大的精神呢！」

飄昂然的，更加闊脚步像個勇敢的戰士，毫無畏縮的仍舊向前走。

許多雙凶亮的眼睛，注視着，齊射到他倆的身上，似要在他們身上尋出什麼的，然而，飄和微仍是精神的前向邁步的走，走，近了！近了！近到虎口之下，然而終于勇敢的給衝過了！以至看不到後面的影形，可那許多雙凶猛的眼光似還在射到他倆的身上。

「哈哈：第二道虎柵就將到了！準備着吧！」

飄抹了抹額上的雨水，發出有力一句。

他們很猛急的走着，踏着路，褲都漬上了一滴滴的斑斑泥水，身上都似火般的發熱了，這時，他們已衝進了一座紅磚砌的輪站，鑽進那火輪的肚子裏，在兩個小窗裏又展出他頭頸，淒迷的向濃濃的被狂風暴雨所襲擊下的村子凝視着，內心裏，同悶着憤怒的火燄！

船身顛播着移動了！他們又踏上流浪的征途。

一九三三，九二三，九江。

本刊徵求各地文藝通訊錄用
之稿當以月刊或半月刊為酬

軍法官

夢白

軍法官

這幾天局勢更壞了，風聲緊到極點，幾家和政府有關係的銀行都鬧着擠兌，比較規模大一些的商舖家家關上了排門，每一個市民心裏都異常的驚恐着，馬路兩旁滿貼着安民的佈告，裏面的詞句一半是替自己吹牛，一半是對人民恐嚇。

『爲佈告事……本軍節節勝利……對良善人民當盡保護之天職……如有不逞之徒意圖擾亂治安者就地格殺……切切此佈……』

全市籠罩在恐怖的氛圍裏，大刀隊好像搜尋野獸的獵人一樣，用着全付精力在馬路上走着的人羣中搜尋着該殺的人！早晨馬路兩旁到處可以看到橫倒在地上，頭和身體離開有五六尺遠血把四週的馬路染成了一片紅，從死人的服裝上看去，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學生，一個個沒頭的人屍，有的商店的小夥計，也有女人和小孩！夜裏被殺者的慘叫，『口令！』『口令』的怪聲，乒乒乓乓的槍響，把全市人恐慌得全夜不敢合上眼睛。

司令部的門口每天總有幾十個被緊綁得像菜市上出賣的螃蟹樣的人朝裏面送，同時也有幾十個被緊綁着的人用裝貨的卡車載着分到各馬路去殺頭，軍閥們已施盡了最後最殘酷的手段，但是事情一些也沒有用，六萬大兵鎮壓下的上海市，依舊到處鬧着暴動到處貼着標語，到處散着傳單。

8

『他媽的！這般小鬼不知什麼魔投胎的？儘殺也不怕，好像刀切在頭頸上一些也不痛的樣子！真怪』很多的老總們常常這樣懷疑地說着。

軍法官陳浩平，這幾天異常的忙碌，從早晨上辦公廳到下午五點鐘沒有一刻是空着的，他每天糊糊塗塗的審問着被

捉來的犯人，糊糊塗塗的用硃紅筆在『斬首示衆』的字樣上畫着行字，好在捉進來的人結果總是『斬首示衆』，所以犯人雖非常的多審理的手續極簡單，其實也只能如此，假使每個人真要清清楚楚的審問明白的話再加上十個審理的手續却極簡單也不會勝任得了的。

『姓什麼？』

『姓×』。

『叫什麼？』

『××』。

『你是革命黨麼？』

『不是』。

『嘿！弟兄們看見你在馬路上宣傳革命，你還要賴！』

『……………』

『來！帶下去。』

『是！』

經過了簡單的審問後，於是陳軍法官在斬首示衆的四個字上用硃紅筆畫着行字，一條性命就像殺鷄一樣很方便的結果了。

陳軍法官每天照着這樣的公式，很簡便的審問着犯人，這一個月來他究竟殺了多少人，究竟審出了些什麼事，他自己也是異常糊糊的！他也從沒有想到那些，只要捉犯人進來的士兵報告說這是革命黨，他就官樣文章似的審問幾句，結果不管你招是不是總是『斬首示衆』！陳軍法官他很明白自己的地位，他知道他對於革命黨或有革命嫌疑的人，是有殺的義務和殺的權利的『又沒有人敢出頭替彼殺者呼冤，只愛隨便些好了，把腦筋消耗在這些事情上何必呢？』他想。

昨天晚上陳軍法官在小花園貴妃老大家裏碰和碰到了四

點鐘，今天早晨上辦公廳的時候已經是九點三刻了，他無神的坐上了辦公桌，從青灰色線春夾袍的口袋裏，掏出一個賽銀的烟匣子，打開匣蓋取出一支三炮台香烟，點上了火安閒地吸着，一隻手慢慢的翻開平放在他面前寫字檯上的卷宗，兩隻微紅白的失眠的眼隱隱地作痛。

他翻開宗卷夾裏的公文，一件件看着案由，十件有九件完全革命黨的案子，『真討厭……愈殺愈多……一天總是幾十件，一個人那裏受得了』他厭厭地想着；心裏使人着惱，腦子裏一陣亂，他無奈的猛抽着烟，麻醉力使他的腦子寧靜了些，他心裏想『……真沒有這理，三個軍法官的額子，只用一個，……軍法處長也是我，軍法官也是我……這樣忙也沒一個人來幫忙……他一面煩惱地想着，一面無可奈的重又把宗卷翻着，一件，二件，三件，無意識地翻着，翻到第五件的時候，『趙慕蘭』三個字，突然跳進了他的眼裏，他想這有些像女人，於是他又注意的往後看下去，果然不出他所料……『趙慕蘭，女，二十五歲，湖南長沙人……』他把這件公文抽了出來放在桌上，重又翻十幾件，他覺到有些乏味了，於是把宗卷夾摺好了放在寫字檯的左頭端。

『把女犯趙慕蘭帶上來！』

『是！』

陳軍法官吩咐完了話，又摸出一支香烟抽了兩口他閉着眼睛，皺緊了眉頭！想休息一下養養神，心裏糊塗地想……『革命黨的女人總是黃黃黑黑的怪難着，沒有一個漂亮的……』

七八分鐘後，兩個士兵押着女犯「趙慕蘭」進來了，跣步聲驚動了閉着眼睛養神的陳軍法官，他摸出一塊雪白的絹

市揉了揉眼睛，臉色往下一沉，裝出嚴肅的神氣，他預備着開始審問被捕的犯人了，舉起一雙給失眠疲倦了的眼睛強作威嚴的樣子，朝女犯人的臉上看了看，當他注視了兩下女犯人的臉後，他驚得幾乎叫了起來，啊！趙慕蘭……那裏是麼「趙慕蘭」呢？不明明是他前年在×中學教書時認識的女什生「顧蘭芬」麼？……』這一個突如其來的奇跡的發現，興奮了陳軍法官疲倦了的精神，他再朝女犯人的臉上仔細看了幾下，是的，確實是×中學的女生「顧蘭芬」他的眼睜准沒有看差，但是女犯人却好像對這位老師並不認識似的，莊嚴而安閒的臉上現着冷冷的鄙然的微笑，軍法官呆呆的對她注視着，室中寂然無聲，他已忘記了他現在做什麼事情了。

壁上掛着的時鳴鐘的長針轉到十二點鐘，敲出嚙…嚙…鐘！的聲音醒了我們的軍法官失常的神經。他恐怕士兵們看出使他的剛纔的情形，他很快的把臉勉強沉了下來，重新裝出二副審問犯人的樣子。

『姓什麼？』陳軍法官又官樣文章的開始問話了，他心裏很亂。

『趙』女犯人依然冷然的微笑着，高聲的回答。

『叫什麼？』

『慕蘭』

『你是革命黨麼？』

『是的！』

『爲什麼好好的，安份守己的青年不做，要做革命黨？』

『安份守己的好青年？怎樣是安份守己的好青年呢？嚇嚇……我知道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的少爺，像羔羊一樣任你門宰割的兩腳狗，像行屍走肉一樣擦得白白的紅紅的提供×爾們玩弄的無恥的女八，一切沒有頭腦不能想是非的人，一

切毀滅了人的良知的人，都是你們所說的好青年了……哈哈！這個好青年的頭銜真不敢當得很！」

『你們這般蠢貨！天天革命，革命，受人家的利用，上了人家的大當自己還不知道，……用自己的小性命去替別人打天下，打成了天下，還不是給我們一樣殺你的頭！』

『不差，蠢貨！聰明的官爺們在你們的眼睛裏看來，革命的人當然是蠢貨，就是我們自己也只把自己當做是一個蠢貨，但是如果沒有這般蠢貨的話，人類文明將永遠被野獸們霸佔着了……辛亥革命的結果，幾十萬的人流着血造成了你們的寶座和皇冠，你們就以爲是蠢貨們給你們利用了，但是現在呢？你們的腳下不是又燃燒起革命的野火了麼？不久的將來你們還不是和初春的太陽照耀下雪人一樣很快的溶解了麼？我告訴你！人類一天不燬滅，人類中的蠢貨一天不會放鬆你們的……你們以爲能殺人家的頭是頂兇的了，不差，雪亮的鋼刀是會把泥腳的人們嚇得發抖的，但是你們要明白，一個革命者他並不是把生命看做頂寶貴的東西的，因此鋼刀在他們面前完全失去了效力！……你們即使把他們用炸彈炸成粉碎，他們的靈魂還是驕誇着自己的勝利的！他們無論如何已爲人類做了一些有利的工作了呵！』

陳軍法官呆呆的聽着「趙慕蘭」激昂慷慨的話，他想真奇怪！她不明明××中學的女生「顧蘭芬」嗎？是的，一些沒有差，一定是她的化名，他想她在學校裏的時候不是一個又聰明又端莊靜默的女學生嗎？怎麼沒到幾年就變成了這個樣兒，變成了這樣一個態度鏗硬言語流暢的女革命黨呢？在××中學時見了男人臉紅得講不出話的女孩子，怎麼現在變成如此樣子呢？真奇怪！完全是兩個不同樣的人了！他很想問問她，但是又不方便。

前年在X中學教書的情形，一幕幕的在陳軍官腦子裏開展了，他想起一個禮拜六的下午，圖書館裏只有他和她兩個人在那裏看書，他們斜對面的坐着，他一雙眼睛偷偷地從書上溜到她臉上，烏靈的眼珠，端正的小白鼻子，紅紅的嘴，玫瑰色的臉頰，配成一副天真的小圓臉，那麼的可愛啊！從此我們的陳教授就愛上了她，他曾寫給了她很多的信，表示着愛慕的熱忱，但是她的回信總是若無其事的神氣，這樣經過了一個學期，她不來X中學讀書了，我們的陳教授也爲着薪金微薄，混到軍隊裏去了，他們分離後起先還通過幾封信，後來他的信就給郵局退回來了，理由是「此人不在無法投遞」，他想到這裏，又看看站在面前的女犯人的臉，她雖然冷冷的平視着前面，一些笑容都沒有，可是她的臉龐還是和X中學讀書時一樣的可愛，陳軍法官的心頭忽然起了劇烈的跳動，頭腦異常昏亂，他沒有把這一件案子審好就吩咐士兵把她帶了下去，他看看鐘已經快要十一點半了，他把翻出來的公文糊亂的裝進了宗卷夾，忽忽的跑出了司令部的衙門回家去了。

(未完)

~~~~~

得到實際生活的經驗而寫出來的文字，比較空想的偉著大作要強得多。

嚷着大衆文藝而逃避實現的作家們，那只是一種可笑的欺人自欺的勾當！

——鐵——

~~~~~

七天 (續完) 白木

——一個中學生的日記——

七月一日(星期日)

下午麗英果真來了，她能夠不爽約，足證我們雖然沒有寫過幾次信，但雙方的情感經很融洽了，我想我以後會像哥哥一樣有個愛人陪着在身邊，這是多夠快活的事。

麗英打扮得又華貴，又美麗，真不愧是一個買辦先生的女兒。她臉兒抹上一層薄薄的粉，白中透出一圈紅暈來，比起蘋果的顏色還要鮮些。眼睛掩在長睫毛的下面，一對瞳人像波浪似的在流動，烏黑而且有神。頭髮是燙得捲捲的，會使人想起那晴朗的秋天底下浮蕩着的雲影。啊！這樣的美麗我如何形容得出來呢？

她在會客室裏坐了一會，我換上了一套新製的西服，和她一齊往望國難畫圖展覽會走去。

我一路上看着她穿着高跟皮鞋用着搖曳的步子走路，她那嬌小玲瓏的身子似乎離開了地面，像一隻花蝴蝶在空間飛舞似的顯出難以形容的飄逸的姿態，使我完全神住了，我希望母親的觀音經此時就兌現吧，請菩薩給我一個機會，使得三寸高的鞋跟獨到什麼東西上倒下身來，我剛好扶住她纖細的腰去把她扶起，能這樣我是太幸福了。

14

路上因為聲音太鬧，我們不講什麼話也不覺得怎樣沉寂。到了忍不住的時候我問她一二句，她也淡淡地回答我，有時會說上一大篇。

『你們學校參加覽展會的嗎？』我問。

『不！我們是教會學校，沒有什麼國難的。』她答。

『怎麼沒有在國難？難道日本人搶奪中國的地方你們不覺得傷心嗎？』

『日本人到中國來我很歡迎，我的爸爸也很歡迎；我們學校裏的王先生也說是我們不會吃虧的。日本人一點也不壞，你到日本商店裏他們的夥計多客氣，我最討厭中國人，中國人做苦力做乞丐，做強盜，做綁票匪，我一見聽見講到很多人我就要嚇得發抖，日本人把他們殺光了多乾淨，我天天在上帝面前祈禱呢！』

我們兩個人併肩在展覽會的會場裏走，人們的眼光都這羨慕的釘住着我們，尤其自己學校裏的同學很殷勤地向我們招呼，我覺得再光榮也沒有了。

麗英不歡喜看展覽的書畫，沒有把會場走完她就要走了，提議上北京大戲院去看『嬌鸞雛鳳』的片子。我當然也贊成，因為國難使得我一個多星期不上遊戲場了。

電影院裏觀客很擠，樓上樓下都坐滿了人，麗英很高興的說，她聽見她爸爸講過，因為日本人萬一打倒上海來的時候，游藝場所一定要休息幾天的，所以現在的觀客特別的擁擠了；我想這番話說得確是有理。

在前面幾排我們看見哥哥和曼娜正坐着在談心，我走到了那邊，他們都笑起來了。曼娜提高喉嚨叫道：

『喂！小鬼頭！怎麼你也在這裏？還有什麼人？』

『還有麗英。』

她向我做了一個鬼臉，露出驚訝的神色。我就問我的哥哥。

『姊姊說你要上南京去請願，怎麼你還在這裏？』

『還早，我們夜車走，十點半在北車站集合，奔來奔去開會把腦袋都漲昏了，這種玩意兒講起來算得很'詩'，但是

紐想想來實是無毫意思。』

『怎麼沒有意思？叫你到南京去見見世面不好嗎？一定要在考爾夫場裏玩才有意思嗎？我說生活要多變動一下才有趣呢！』曼娜好像在教訓似的在說着。

我有點不服氣，反問道：

『那末，你自己爲什麼不走？』

『我嗎？我們是女人家，女人家懂得伴男人跳舞，懂得和男人交際，懂得上游泳池游泳，最要緊的能夠把化裝術記牢就夠了，這些事情用得到我們女子去參加嗎？』

我沒有話說，祇得快快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來。

回到校裏，同學們集中目標談論着我和麗英的事情，他們的說話中間帶着羨慕，帶着嫉妒，也有因爲嫉妒而帶點嘲弄的，那麼說話裏面真是充滿了甜酸苦辣的意味。但是我祇感覺到光榮，值得在一切人前驕傲。

我想我如果要永遠保持住這光榮和驕傲，必得立定志向聽爸爸的話，做一個體面的人。我想爸爸和媽媽希望我做體面人不必說了，麗英也是希望看我的，麗英的爸爸當然也很是希望的，是的，我能不趕上前去認真地學習嗎？

七月二日(星期一)

校長先生貼佈告，今天給一天假，學生們可以隨便休息。

宿舍裏到處在鬧着西皮京調和胡琴的聲音。校役們忙着給學生買一切的零食，宿舍的地板上堆滿了花生壳和香蕉皮。

訓育主任打從宿舍門前經過，一對小豬眼向每個門縫裏張望着，好像一天不蹶起嘴吧罵幾句就不大好過似的。

我們不理他，有幾個學生開頭蹬起腳，接連着就到處都

鬧了起來。

噓……………噓……………

怪聲四起。

訓育主任睜着白眼就走了，我們大家都拍手。

是的，我們忙了這麼多日子，難道一天的休息還想不准我們痛快的過去嗎？那東西實在太討厭！

下午想到高爾夫球場去玩一回，因為天氣熱，懶得走動，沒有去得成。

七月三日(星期二)

今天體育場上舉行全市市民抗日大會，我們學校的全體師生都去參加，八點鐘在操場上集合，由校長先生親自帶隊。排頭的老王和老沉並肩擎着國旗和校旗，後面每個人都拿着一面白竹布製成的小旗，沿路不斷地喊着口號，幾乎像瘋狂的一般。

灰白色的塵霧在灼熱的陽光中飛揚，像沙一般的蒙住了臉，滲入湧流着的汗滴中間，把大家的臉都染上了一條條的黑痕，誰都覺得非常不好過。有許多人漸漸地抱怨起來。

狂熱的口號逐漸冷靜下來，繼之而起的是一團雜亂無序的談話聲。

『他媽的！什麼紀念？走一遭日本人就會嚇跑嗎？』

『倒霉！老孫他們真是乖，請了病假，其實有什麼病，還不是不願這樣的活受罪！』

『走這點路就叫苦嗎？還想抵抗日本人！哼！』

『那個反對？就是狗養的！』

我回轉頭去瞧了一下帶隊的校長先生，他的酒刺鼻子上擁着好幾顆汗珠，嘴裏喘着氣，很沮喪地好像一頭走累了的老馬，我想這需要有人在他背上用勁的抽一鞭，也許會興奮

些。

體育場上，人山人海，你擠我，我擠你，簡直透不過氣來，白色的竹布旗幟在到處飛揚，波浪一般揚起滿天的灰塵。一走進這圈子裏，精神就格外緊張了，滿場喧囂着一種尖銳的叫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收回東三省！』

汗臭味蒸氣佈滿在窒塞的空氣裏面，幾乎把大概的頭腦都攪昏了，情感益發在每個人的心靈內無限的高漲，高漲，高漲。

傳聲筒遠遠地傳來一種模糊不清的聲音，大概是開會了。司令台上有些人在活動着。

突然全場迸出一種激越的呼聲：

『清查抗日款項！』

『請主席滾蛋！我們要自己討論，自己決議！』

全場秩序混亂了，憲兵的鎗口對準了羣衆，我立刻從人叢中擠跑了出來，好像有人在背後罵着：

『不中用的狗，滾得快些！』

下午依舊放假。

放假，在我們是最愉快的消息了，我記得童年生活的中間最喜歡的是糖果和玩具，在這學校生活的中間就得算是放假了。放了假，就像關在陰溼和霉臭的棚子裏面的綿羊，放到田野裏去曬溫暖的陽光，呼吸新鮮的自由的空氣，把一切的鬱積都消散去了，不自禁的跳起狂歡的舞來。

平心而論，如果日本軍隊的大砲並不對準我們這裏放，國艱對於我們確是有相當的好處，這倒不必太冤枉了日本人。

吃過飯，就上游泳池游泳，在那裏遇見姊姊和她的劉先生。姊姊的技術還差得很，劉先生是以教師的資格在指導她，很堂皇地觸着姊姊的肉體，姊姊推開劉先生的手，她怕癢，終是嬌聲嬌氣。吐起來，我覺得劉先生太舒服了。自己很懊悔不約麗英一同來。

七月四日(星期三)

早餐後不久，上課鐘又噹噹地叫喊起來，拖曳着悠長的尾音，和往常完全一般。一種不愉快的情調爬上了各人的心頭。是的，我們又得被迫的上講堂，去過那非常單調的，無味的獄囚般的生活了。

雖然休息沒有多少天，但此刻想起來好像隔了許多月許多年一般，彷彿就要開始的是一種不熟習的生活，這種况味誰都覺得非常的難過。

第一小時是校長先生上論理學，他時刻不停的收縮着他的酒刺鼻子，掀動他的厚嘴唇慢吞吞地講解着課本，兩道尖利的眼光不住地在全課室裏面掃射，他好像並不在教書，而是在偵察着學生中間那一個是偷了人家的東西。我們雖然感到萬分沒趣，但只好裝做很謹慎地聽着。

地理教員最容易欺侮了，他恐怕着學生和他胡鬧，眼睛一刻不敢離開了書本，向學生們瞬視。因為他實在太可憐，所以我們始終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態度，他管他讀課本，我們管我們做各人的事。在四十五分鐘的中間，我隨便的憑着空洞的記憶給秋香，二姨太太，和麗英三個人描了三幅速寫畫，像不像自己也不敢說，不過秋香的肥滿的臀部，二姨太太的會說話的櫻桃般的嘴，以及麗英的黑眼睛和小身材，那些最可愛的地方我都特別勾劃出來了，我想送給他們自己看看準會笑得肚子痛，這倒很有趣。

上經濟學的時候我略微聽了聽，因為爸爸希望我繼承做一個資本家，不過那種東西太不容易理解。

我們用了中飯出來，意外地在佈告板上讀了兩個驚奇的消息，第一，國難書畫展覽會成績已經揭曉，我們校裏的陳列品居然列入甲等。第二，募捐的結果也已經公布出來了，我的名字寫在第一個，經手的捐款最多，那塊銀質的紀念章應該歸我奪得。

無疑的，對於國難的貢獻我是最多，在這好幾百個同學中間，我算得是最光榮的一個人了。

要是民族英雄的頭銜並不是少數人的專利，那末，在這個學校的小小的範圍內講，我應該毫不猶豫地來接受這個最時髦的榮譽的。

啊！我這短短的一生裏面，還能想得起比這個更痛快的事件來嗎？

我要立刻寫信給爸爸，把這個體面的消息去告訴他(完)

性史式的林庚白新詩 徐更生

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時胡適博士小大脚式的新詩「嘗試集」出版還沒有多久。覺得做新詩很可以出風頭，便跑到一家小書店裏，買了兩本書面上寫做「新詩第一集」和「新詩第二集」的小書，急急忙忙跑回家裏，預備正襟危坐地給鑑賞一番，猛不料打開看時，只是些「小江平」「董二嫂」「那話」「抽重一點」「快活死了」之類的文句，連新詩的影子也沒有。後來給父親看見，還被痛痛地責罵了一頓，火化完事，至今想起都還覺得怪膩人的。原來那所謂「新詩」，就是「性史」的諧音字，直寫性史擺出來賣，是會受當時官廳干涉的，我不懂這門檻，所以上當了，然而從此我便不敢再

買「新詩」了。

不久以前在晨報上，偶然看到林庚白先生的什麼樓詩詞話，據他說，他不但舊詩做得好，而且新詩也做得好，接着便舉了幾首他做的新詩。大概因為餘痛猶在，所以那種好詩，竟索取貿然鼓着勇氣看下去，但做新詩做得好的又有林庚白其人，確是在那時才發見的。最近據朋友說林先生又主編了什麼「長風」半月刊，裏面很載了些他做的新詩，而且保證我再不會上當。我想既然叫做「長風」，當然不會再和什麼鳥字諧音，便親自花了兩毛小洋到大世界旁邊的報攤上給買回來了。目的既在新詩，於是先看新詩。嘻！果然名不虛傳林先生的新詩，真不愧為好詩也。怎見得好？有詩為證。為了節省篇幅，恕我並不分行，只如排「性史」的排法，連續而上也。

(一)「嫁後」……男人的性衝動，是格外利害的。……是生理的條件，壓迫了我們。……我自然也可以另找男性。……

二)「一個星期(仿哈代)」……只怕我雖然在悟記，她已經kiss了別人家。……請太太小姐們注意！別再來咀罵男性！一變把你們性的需要當作常事。

(三)「失戀」……甚麼是失戀？左不過愛人跟別人睡。……只可惜一件，我始終沒有領略到最後的滋味。……她同別人家開房間，她替別人家拉了皮帶。低低的聲音喊哥哥，你的東西真大。……你儘管同別人性交，何必對我這樣躲避……

詩的警句雖然這樣多，但可惜我買的只是第二期。大概第一期裏這類的警句，必定還要多些罷。如今而後，知新詩之道蓋與性史通矣。因此我勸林先生出「新詩第三集」。

灰 鬚 白 萍

灰
鬚

珊瑚這一時真的悶得慌了！可不是嗎！這大風，這大雨，把三間草屋吹得，吱吱的叫像一個養媳婦受着鞭笞的呼喊，她老爹和她媽媽與自己睡的兩隻舖上，又都全是濕了水，喏，那屋頂上的許多小眼睛不都還在不斷的滴淚嗎？老爹同媽媽是這樣忙忙把那些破爛而自以為珍寶的東西搬到東搬到西的，可是，房子終是這麼小，所以珊瑚只見見兩個大人在三間屋裏來回的轉。

泥地上是爛得和馬路上一般的泥濘，當老爺的草鞋踏在泥地上的時候，那麼也會發出吱加吱加的聲音，當腳跟抬起時，她又看見有一個個凹下的草鞋形跡。

媽媽呢？看她也在着急。常向着中間西角落裏張望，珊瑚跟着看過去時，才知道在那紡紗機傍，睡倒着幾根枯萎了的青菜，她想——是的！媽在擔憂着明後日的飯菜。真的，假使風雨再不停的話，麥子也要完了！拿什麼東西充飢？

珊瑚着實的感覺到氣悶。她暗暗的在咀咒，咀咒這天的鬼惡——括風，下雨，害得她不能出去同阿明，小四玩，呵！呵！還有金金，阿福……唔！還有阿巧，還有阿寶……。珊瑚想到了同這羣朋友，她微笑了！但當她回頭去望望老爺和媽媽，她的笑痕隨時也就隱沒了！媽媽是苦悶着不響，爹爹是坐在竹椅上摸着十來根花鬚子嘆氣。

珊瑚是生長在這鄉村裏，而且在這使人羨慕的鄉村裏已過了八個年頭，她是這樣一個可愛的孩子，使得村中無論那個都歡喜地，她有一頭黑髮，兩隻烏溜溜的眼睛。鼻子嘴巴，都不討厭的生在相當地方。

她有一個識禮而勤勞的老爹，有一個溫柔能幹的母親

，在兩個大人的懷抱裏，珊瑚並不知道憂愁與悲哀是什麼？她只知道幫着媽媽做她能做的工作——喂雞，燒火，搬柴……等等，和同着許多小朋友在禾場上做種種滑稽的把戲。只是一件事，就是別人都有爹爹叫，他的爹爹却不知到了那兒去。他疑問過媽媽，媽總是含着淚不告訴她。她問過老爹，老爹是嘆着氣不響。唉！怎的？爹爹到了城裏去了？還是到了別地去了？這個陰翳，是永遠的刻映在她的心底，

現在，珊瑚是嘗到這苦味了！她無聊得很，她把淋溼了的方塊字拿出來複習，這方塊上的字，是老爹爲她寫的，現在被雨淋溼了，墨跡模糊了許多。而且天是那樣昏暗，她真有些看不出。放下了方塊字，她躺到媽的牀上，一手摸着了冷冰冰的一塊水，她只好歪到別處去。她在想：可惡的，今天已是第三天了，再落下去，我可真要悶得死。……前天阿寶還說「明天我到……突然的一陣哭泣襲子進了她的耳膜，忙爬下牀來，驚異的，輕輕的走到中間，她看見老爹在竹椅上摸鬍鬚嘆氣，媽媽却在洗衣桌邊的長凳上哭。

那知道還有這麼一個災難來苦我們！……完了！今年的稻又是無望了！……是老爹發出的沙聲，這句話傳進了懂得一些事的珊瑚的耳裏，她背上好像是好像吃了一盆冰水。她只有去拉住了媽的袖子，意思是叫她別哭。

老爹又在開口了！那年珊瑚才三歲吧？也是荒過一年，東家來收租，她爹爹一條命就代了我收了去。今年若還要這樣，唉！我的老命終難保了！……我的命不保倒不要緊！祇是……你娘兒倆却怎麼過活？！雖說你身體健，有着幾畝田可是，一個人又要管吃的，又要管穿的……老爹是說不出了！媽哭得更苦！簡直抬不起頭來。珊瑚只有呆呆的。

「唉！不用哭啦！哭也沒有另用總之，天老爺只會挖苦

窮人的。老爹用勸的口氣對媽媽說。媽也稍稍好些。接着用圍腰巾揩淚。這時，珊珊只聽見老爹的嘆息聲，媽的嗚咽聲，桌子下小鷄們的。唧唧聲和門外窗外的風雨聲，還有着屋子裏的漏水聲。

本來，看到了稻子已經結得實實的，心想今年總可以多收些，寬裕一年了，預算每人也可做一件衣裳，買些要了好久的東西，也不枉你辛苦了這多年，……唉！却不料有是一場空！……還說什麼呢？…

公公！這也是天定！只是今年的關口，又要吃苦了！……最好，唉！去求求東家，對他們說明白，下半年再多運些好了！……唉！真是飛來橫禍…珊珊又是似一盆冷水澆在背上，當聽了媽斷斷續續的帶哭的聲音。

東家是有名的郭老虎，他是石子中無論如何都得迫出油來，然，你丈夫的一件命也不致于送在他手裏。……他肯馬虎了事的嗎？……唉！種了他的田，在在他檐下過，怎敢不低頭？……

呵！在他檐下過，怎敢不低頭？這幾句話在她媽媽的腦子裏反覆的跳躍着，一顆顆黃豆般大的淚珠竟不禁的落在珊珊的手背上。沿着手背又滴到地上，混進了地上積存着的雨水。

媽媽猛的看見珊珊是在面前已，往的創痕又刺進她的心底，於是隻手臂緊擁着珊珊的身子流着淚，她是在一轉眼間，決定了珊珊的命運，她低低的祝禱着，希望這個思想不要成了事實，若不幸的實現了的時候，那麼她也只念着，珊珊能不能吃苦的在東家照呼小主人。於是，她撫着珊珊的臉龐，在珊珊含着淚的眼皮上吻着，輕輕的說珊珊！果然是這樣了！你可要體會到你娘的苦處阿！珊珊不懂這話。呆呆的祇

是對着媽媽，頓着眼珠，是的，她知道什麼呢？

雨是片刻的停了！可是風還在大地上狂吼。禾場前的二株老榆上的葉子的三天來的風雨，把她打落了一半。破草屋中的三個人，是沉默着。一縷淒涼，溜進了破柴扉……

珊瑚用着咀咒的眼光悵望着灰黯的天空，可是啊！她又那料到她的未來的命運也正和天空一般的灰黯？！

文藝風流案之內幕 麥浪青

——上海通訊——

很對不起讀者，我這輛上海特別快車的文壇通訊，已經脫了一次班了。原因是功課「忙來希」。

前一回不是已經預約過，要寫一篇「月波曲」的案隱嗎？雖然篇幅無多，時間匆促，但空頭支票是不好意思不兌現的，現在便來如約兌下一點吧。

原來所謂「月波曲」也者，是上海中外新聞週刊所登載的一首仿唐詩，「春江花月夜」體的長詩，裏面亦香亦艷，又典又麗，以影射之詞，揭發了上海文藝界的風流案件的真相，以「唯性史觀」的科學方法，來分析文藝波瀾的主潮。其所牽涉的所謂文藝界的人物，除主角的一位叫做「月波女士」外，還有風流委員的宗聖後人，摸女人屁股詩人的章××，小白臉畫家的倪××，屁股詩人的一等徒弟林××……等等這一批古時候叫做「風流才子」而現在叫做「文藝名流」的東西。

話說近來上海洋場上無奇不有，文藝茶話與座談會之類紛紛成立，單表其中有一個茶話會，當成立之初期，最為熱鬧，每次開會，莫不衣香鬢影，盛極一時，據說是仿法國「沙龍」性質，倒還幽雅，個中有一位某委員者，以風流聞名於世，曾與其友某社長之夫人某女士親密過度，而艷聞四佈

。會寫些半通不通之鴛鴦蝴蝶派的文學隨筆，以博文學家之美名，每於禮拜六日，由京乘專車來滬，上跳舞場跳舞後，即於第二天參加茶話會，粉其臉，朱其顏，光其頭髮，直其西裝，雖曾範不堪承教，而居然亦翩翩一濁世公子也。一日，在茶會碰到一位波女士，年華雙十，綽約多姿，一見之下，驚為天人，遂示愛戀之意。波女士雖為年青畫家某之姘妻，但看見某次長風流多情，官既次要，而季子復多金，以視某畫家之窮酸殊有天淵之別，乃一見傾心，正所謂『春色滿門關不住，一枝紅過牆來』者也。無何，波女士即榮任「專員」之職，飄然赴京，究竟所「專」何「職」，不得而知，但以中外新聞之「若得火車千萬輛，也當揚子館佳人（揚子者南京揚子江飯店也）之詩句觀之，則已是『佳人已屬沙陀利』矣。於此，茶話會中之某屁股詩人，及某畫家，乃大吃其醋，拂袖而去，與茶話會分裂，即所謂「文藝波瀾祇為君」便是。——此「月波曲」所歌詠之梗概也，聞該曲之作，乃出於章鐵民之手筆云。

又據另一消息，謂某委員於此次全國運動會中，得戲劇家歐陽予倩之介紹，又結識了一位東方標準美人·波女士之「專員」職，恐有動搖之危險云，確否待證。

「月波曲」發表之後，有人也做一首「美瑩詩」傳於文藝界，詩云：

『美人如玉亦晶瑩，掩映華燈曲線明。

故把疑書問中外，王孫師道是多情。』

此詩據說其中所指，也有一幫文藝風流的人，其香艷殊不在「月波曲」之下，內幕如何，尚未得知，課餘之暇，當到上海去竭力查訪也。（十月十五日於真茹暨大）

作者：聲明此稿並非人身攻擊，確有其事，文責自負可也。

夢裏的白薔薇

周白鴻

夢裏的白薔薇

夢裏輕緩的種下一顆不知名的種子

發芽

抽苗

開花

啊 白色的薔薇在夢裏悄悄的開了

微笑

縹渺

辛酸

悔恨

夢裏的情緒之銀弦在泣着失望之歌

上弦月

夜園裏

孤僻者

彳亍着

憂鬱的沉默的企切補綴破碎之夢網

啊 白色的薔薇憔悴了

薔薇的花片凋殘了

夢裏開着的白薔薇

在夢裏悄悄的謝了

~~~~~  
生活是個「謎」：要想把這  
個「謎」解透，唯有在忠實  
的文藝作品中可以得到！  
~~~~~

——君——

轉變與時髦

周鐵君

一 轉 變

文人，能握筆桿兒；就得學會怎樣去吹，去請朋友，去大搖大擺……然後則名噪四方，於是乃坐享其成矣。

寫兩句：「香艷……妹妹……乖乖……我愛……」用上的道林紙印得行目清新，再加上一張立體圖案的封面……廣告一登，朋友們的序一捧……於是青年們結夥兒上當，而我們大作家的書，一版，再版，三版……此所謂名家之名著，而張資平所謂張資平之作風也。

食色性也：『性』之所至，隨手拈來皆成趣，既有趣，則不媿為名作；既成名作而百讀不厭；則青年學生們上課時亦「苔莉」；回寢室亦「最後之幸福」……競競於斯，競習如斯……吻吻陰毛，吊吊膀子……既可博新文藝之鑑賞者風雅之名，又可得義務之戀愛（肉）講義之實，芸芸小子則何樂而不為哉？！

一二八炮火既燬舊穴，冤孽錢集成又建新巢。自選集皇皇然列於書架之上，青年們納重捐何其冤枉？！

轉變，轉變！誰都在嚷轉變；久聞摸屁股之作家等等誰均要轉變了。

嘻，嘻……究竟變到那裏去？！

二 時髦

既成為名作家也，則不可不驚時髦。「時髦之解若何？——曰翻譯；曰編書！」

翻譯的文字愈古怪，愈使人不懂，則愈可以炫其外國文字的高妙；一面再高聲大叫：

「我用的是直譯法！」

『啊，我用的是意譯法！』

曹昂華譯之「鐵流」，魯迅爲之寒酸酸地大捧大吹；『忠實的譯筆……』——媿我生而不爲外國化之中國人，到底老不懂得如許之妙句。（無書在此爲證 奈何？奈何？）

趙老爺（諱景深）之『牛奶路』乃譯林中之佳話也。有權威之爺作如斯之譯文，自『信達雅』兼備；誰曰不宜哉？

× × × × ×

編書之利大矣哉，既可名利雙收，又可省用心力。動動剪子，俯拾即是；鳳城，慕陶諸公均人中之鳳，鬼才中之皎皎者，故大剪揮舞，則巨著編成矣！

三數名家合夥盈利，『中國文藝年鑑』告成；偉大哉，豈非牛非馬之文藝年鑑也。——白亮亮的銀子；黑鉛色的心；編書如斯，遺臭萬年！

超人既自有超人之能，既擠入名作家之列，則不可不學時髦，於是古怪不通；詞失原意翻譯品愈多；東鈔西拉之文愈廣，名利自雙收矣；然則流毒貽及青年之身，過莫大焉。

豈人妖哉？豈非人妖哉！所謂堂堂之名作家輩也？！

~~~~~

只吃飯穿衣，終日昏昏的活着，那只能算「生存」在這世界上，而不能稱其爲「生活」；在這動亂的時代裏，我們得不到一種合理的生活而在活着的時候；唯有「文藝」能給我們莫大的慰安，能給我們求得一條路！

—— 鉄 ——

~~~~~

獄中來鴻

定國，白木兩先生：

在這陰黯的獄中再談到我所愛護的新壘中幾位嘔心血節衣食而創辦的半月刊，你們對於文藝這種的努力貢獻，使我更感到深深地強烈之興奮。

已往國內文壇那種烏煙瘴氣的一場糊塗，真夠令人心嘔，他們早把文藝的本身用向一邊，卑鄙的來利用牠作黨派鬥爭的武器，主義，政治宣傳的工具，文藝，自被他們一批一羣的強姦和盜竊以後，除了在他們的主義或政治的自私上容或有了些微自以為勝利而外：在文藝的本身，究竟也沒有什麼驚人的貢獻就是——個明證。

新壘霹靂一聲，在這種厭雜混亂的中國文壇，給了一個正確的文藝理論與行動的糾正，當然會得到許多人的同情和愛戴的。而幾位又那種刻苦的節衣縮食，忠勇的擴大了新壘的陣地，把牠展開到了龍盤虎踞的金陵，使我這種幽悶的人也更感到歡舞和興奮。在諸位這種的努力之下，我相信我們愛戴的新壘文藝的陣地將在中國文壇開出了詢爛的奇花，開通中華使大眾都瞭解而更愛戴。

當然，我們并不反對任何種類的創作和描寫，但以文藝來作宣傳鬥爭的工具，這是誰都要攻擊的吧！人生是多方面的社會是這麼複雜，那麼，反映在文學上的也自然是多方面的，而文藝正各人生的萬花鏡一般，誰說祇有某派，某團，某黨的文藝是真正的嗎？

我雖與諸位并不相識，但也相信「祇要心靈的交流，就不認識也會成了朋友的」於是我寫這封信給兩先生作我這幽悶南國者的私人祝獻。我愛新壘，但是我不必誇張牠，祇須

埋頭努力於培養和灌溉的工作，所以我對於諸位也不必再要什麼無聊的恭維之辭！

爲了愛護新墨感謝諸位贈贈遠國南國的你們不相識的我以心血孕發的刊物——半月刊，在感謝之餘，找出一篇童年生活回憶中的「初戀」寄上，祈爲指正！如果不會糟踏了篇幅，以後請照期贈我半月刊一份。這也是我們的一種苦衷，爲獄中頗受經濟的拮据，兼之滬幣一元要滇幣十數元纔可換得。郵票代現又都被戳上了「限滇省貼用」的黑字所限，在滇購買又那麼高的價，所以不得不這種苛求——從前我也對焰生先生講過這種苦痛。

近因天氣不正，獄中又這麼穢暗，所以又病了兩個星期，此時作書異常吃力，地方又這種狹隘，祇能在摺污的小被上坐地板脚駝背的寫來——即這篇「初戀」也是情來探我的人帶出獄中代抄，再談吧！并請兩先生能於撥時賜覆。稿件能於入選，則以後常常爲我所愛護的新墨寫來。

因爲獄中步步受人苛待，雖然我知道現代的監獄對於我們青年有如投宿旅店一般的平常，但有時在我們認爲不關事物，却會受盡刁難折磨，此非身受幽悶之人，未能詳嘗此中苦味！敬祝

撰安和努力并向 弟丁毅夫上

你們底文藝之友致敬！ 九月廿五日於昆明獄中

毅夫先生：讀了你的來信，我們沒有什麼悲感和興嘆，有的，祇是感到一種力，偉大的力，如一個疲乏的病者受到一血針！新墨，是由幾個朋友在維持的，然而，我們出版這個冊子，祇是希冀着在這廣漠孤寂的人生旅途中，多認識一些同情的朋友，多得幾個真誠的旅伴，而擴大我們的人生；所以，新墨的這塊圓地，是希望一切同情的朋友們來共同

繁殖的，你在關山沼沼的監獄之中還能紀念到新壘，真使我們感激！大稿「初戀」很好，但因半月刊篇幅狹小，現已轉交新壘月刊發表，同時，希望你不斷的能作一個新壘的繁殖者。固然，牢獄是革命戰士的旅店，然而，我們總希望你早日重跨上革命的征途，祝健
定國

編後的話

編者

本刊自上期將封面改為道林紙套色版後，頗獲讀者贊勵，以後如有改革之處，尚祈讀者貢獻。

最後文壇上有一場文藝自由論辯的筆戰，頗轟動一時，但因參戰者不是冥頑不靈，便是胆量懦弱，致這場筆戰，確實要變成「浪費的論爭」。本期杜洛君的「第三種人的悲哀」一論文，即為指出個中缺點之作，其目的為重新估定此場論戰之價值，俾讀者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而使爭取文藝自由的人知道要走一條什麼的路。——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本期的小說，有兩篇是值得介紹的：夢白的「軍法官」為描寫革命高潮低落的動盪時代之中之恐怖局面底作品，在這裏，你可認識革命青年們所受的慘酷的命運，同時也可反映一個時代是如何轉變過來！白木的「七天」，以一個富人家子弟的中學生之口吻，把中國的買辦階級對於反帝之心理，活躍的刻劃出來，以及所謂民族英雄的是如何的虛偽，作風的樸素是很可愛的。

新 壘 半 月 刊

二十二年十一月一日
第一卷第六期

本刊定價
 每期：四分
 每卷(十二期)：四角六分
 每年(廿四期)：九角
 郵費：國內加一 國外加二

本埠總發行所
 代售處
 印刷者

現代書局
 南京太平路
 三五印書館
 南京許家巷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
 南京鳴羊街胡園
 新壘文藝社南京分社

代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另議彩色或紙色

地底	封面及底面之裏頁	目錄前後正文前	正文中正文後
面	二十四元 十六元	二十元 十一元 六元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外三十元 二十元			
位全而半而各面			

廣告價目

定戶注意

行部庶不致誤
 鳴羊街胡園本社發
 詳細開明寄交南京
 處定(四)原寄何處
 定戶姓名(三)在何
 一(一)定單號數(二)
 改住址等情請將(一)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

投(一)稿規約
 (二)本於來稿有修稿權對
 (三)現稿或本刊原稿酌
 (四)明原稿須附原文或註
 (五)名及出版日期地點附
 (六)來稿非經聲明不退
 (七)有郵票者概不退還
 (八)投稿人須開具姓名
 (九)及住址以便通訊
 (十)來稿請寄南京鳴羊
 (十一)街胡園本社